尤菴集 五十九終

傳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七

傳

贈兵曹叅判張潤傳

張潤木川人字明甫高麗木川君彬之九代孫也父應翼官宣傳官母金氏舜祥女嘉靖壬子生潤性氣剛直才略過人身長八尺勇力絕倫少有志於儒學經史子集無不通達屢入科塲輒不利遂投筆從事孫吳術年三十一捷萬曆壬午武科即授北道邊將遞歸遭父憂自後無意於仕進人或勸之則曰爲仕者何異於繫縶不如肆志以終吾年遂射獵遊放戊子除父職轉至訓鍊院正時倭釁已啓中外洶

洶朝廷以潤忠勇特降拜泗川縣監明年壬辰倭寇
渡海充斥湖嶺二南於是以潤爲左義兵副將進屯
長水縣沮遏錦山茂朱之賊移兵踰嶺懸軍轉鬪星
山開寧之賊次第退遁前後合戰凡數十斬馘甚多
每戰必先登賈勇與士卒同甘苦信賞必罰士卒皆
爲其腹心時晉州守城諸將見賊勢甚盛皆欲引避
潤聞之慷慨奮發以死自誓徃見倡義使金千鎰本
道兵使崔慶會謂曰晉陽兩南之咽喉江淮保障實
在睢陽廵遠之守其可已乎遂灑血決策同入城守
之忠淸兵使黃進亦來會衆推以爲大將潤爲其副
牧使徐禮元恇怯人也涕泣罔措進千鎰等將斬之

而不果以公爲廵城將代攝州事而狀聞于 朝
廷仍拜本州牧使城中懽聳勇氣自倍於是分城而
守皆以爲城南矗石絶險賊不可犯而東西北三面
地平受敵遂與進及金海府使李宗仁各率精鋭隨
賊所薄往來相救親持酒食廵城餉士守卒莫不感
泣爭死賊圍城三匝時時衝突鐵丸如雨潤每身先
士卒拒擊益力城中倚以爲重稱以張將軍進忽中
丸而死潤代爲大將盖前後戰八晝夜賊不能支將
解圍去潤忽復爲飛丸所中而死城遂陷實六月二
十九日也 朝廷大施褒典贈潤兵曹叅判遣官賜
祭 仁廟朝又命旌閭今 上朝李公師命觀察湖

南爲建祠宇于順天府西安侑如禮崇報之典無復
遺憾矣潤子孫甚盛多中武科亦有祿仕於朝者人
謂忠節之報在是云
恩津宋時烈曰睡翁嘗稟尚鄭威愍驤曰虜人分兵
西窺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如威愍者獨以孤城憊卒
嬰其乘勝猋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廵幸虜兵大至
隣援四絶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城陷之日遂隕其
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
人臣之義矣今張潤可謂有是矣是以 聖朝悼惜
褒恤屢加方伯與鄉士又立廟崇奉盖非獨慰忠魂
於地下實以昭示臣子萬世忠義之大訓也睡翁又

唐方時大變衆潰如川砥柱屹然一志如水實全其
天萬世不死當時一城中如金千鎰黃進崔慶會李
宗仁諸人優足以當此矣如高從厚不獨死於忠而
亦死於孝也嗚呼休哉

義士金聲遠傳

金聲遠字景久慶州人故己卯名賢淨之三世孫淨
世所稱冲菴先生者也先生在己卯諸賢年最少文
章德行冠冕一時年三十五爲刑曹判書爲沈貞南
衮等所構殺濟州懷德淸州報恩儒林皆立祠祀之
而皆有恩額聲遠少有篤行重峰趙先生憲奇愛
之授之以學曰汝非但有至性汝是名賢之後裔汝

益勉之聲遠誠心服事及壬辰倭亂趙先生起義旅
討賊聲遠投袂從之其父母年老在堂家屬爲是止
之聲遠不聽曰生三事一而所在致死人之道也況
君父蒙塵何可顧私趙先生始欲西赴 行在適聞
倭賊方據清州將與湖南屯賊蹂躪兩湖然後幷力
西犯遂先擊清州賊仍赴錦山其八月十八日戰于
郡之西境合戰終日賊兵三北幾潰而我兵已矢盡
無援聲遠遂與趙先生殉節焉始聲遠之辭家也家
人泣請曰脫有不幸請識諸衣帶以爲驗聲遠奮曰
平生師友間素所講服者只是忠與義而已丈夫殉
國只當棄尸沙場豈可區區於收瘞之事乎聲遠死

時年二十八聲遠竟不得尸同瘞於義塚中前有大
碑尹文敬公根壽所撰也特著聲遠姓名故終不泯
滅焉其所帶奴名夢亥兵敗時積尸沒其身故得不
死能言當日事盖曰主赴軍前趙爺嘗貰其傍事無
大小必咨焉及至事急帳下士有欲挽趙爺請逃者
趙爺顧吾主曰吾輩今日有死而已無愧義字可矣
已而賊果闌入帳下主以身扞蔽趙爺而彎弓射殺
六賊賊不敢進復將發矢則弦斷弓折猶手弓不旋
踵賊遂爛斫然後始及趙爺云昔朱夫子嘗以爲太
史公記荊軻徵於藥醫記張良徵於畫工若夢亥者
豈不益可信也夫父子君臣天性人倫之大者也然

欲盡二者之道必待承師而就學故中庸以尊賢知人經緯始終於五倫之間其理不可易也是故欒共子生三事一之說朱夫子著之於小學之書然自古迄今無有求盡二者之道故承師之道以無用而遂至廢闕其理勢亦自然而然矣若聲遠者其於事師之道旣無所憾則其於君父可知也已嗚呼休哉

閔龍巖垾傳

閔垾驪興人字載萬蚤拋擧子業跌宕文史砥礪名節寓居于通津之鳳翔里鳳翔盖其十世祖愉所居愉知高麗將亡以府院君退居入我　朝不仕仍沒于鳳翔云垾事親奉祭盡其誠心有四子長之針次

之銈次之鈞次之鈦女亦四人長爲崔汝峻妻居常
訓誡必以義方　崇禎丙子朝廷以義斥絶北虜人
知朝夕被兵載萬長姊爲趙氏婦謂載萬曰脫有兵
亂弟避於何地耶曰吾貧且病家累甚多難以致遠
捨江都何往乎姊曰江都非萬全奈何曰郎令　國
家所恃者江都也吾家世受　國恩自在胎息中已
食　君祿義當與之存亡也且江都若破則　國事
無復可望矣生亦何爲乎是冬賊兵果大至　大駕
入南漢載萬挈家屬入江都與子屬義旅丁丑正月
二十一日賊曳船于陸地至甲串東岸載萬盡率諸
子及奴僕出信地把守二十三日朝賊船將渡而我

船無一隻防禦俄而留守張紳率舟師至人皆喜躍
已而紳偃旗止鼓載萬曰此必無戰意也紳果棄船
走或謂載萬曰事無可爲者我見一隻船𦂳在岸邊
吾輩並力曳入于江則可以走矣載萬曰士夫以義
族爲名事急先逃可乎言未訖義將去而師徒遂潰
載萬傳言於家屬曰事雖急必待吾指揮慎勿輕動
也顧謂三子曰已不聞　行朝消息如何又未知疆
域餘存者幾何八路想盡爲腥膻之地而今此彈丸
一島又如此雖獲保存將安歸乎乃曰姑還寓所與
家屬處之耳未至僕夫迎謂曰諸內主已隨諸族向
摩尼山矣載萬大驚曰是何不聽吾言也即追及於

大青橋相携至德浦曰今日之義惟向潔淨處從容就死而已或言姑且留此幸逢過去船則庶幾生全矣之釙曰雖或遇此僥倖人心難測上船之後有殺掠之患奈何又曰此去劒島不遠潮退之後則雖無船亦可以跋涉矣載萬曰跋涉泥濘之際賊騎猝至則雖欲死不可得也且奔走道路苟冀倖免本非吾志也遂同向天登寺載萬長女崔氏婦曰此來非計也載萬曰何也曰仍在德浦則雖不遇船賊至相携投水甚便於同死今徒爾辛苦何也載萬曰苟能死計堅決無往不可何必水哉遂至寺升法堂列坐使處子三人弁笄各服其衣服時避亂士庶彌滿寺宇

載萬厭其紛擾謂奴曰討一靜處奴曰寺後有三四
間土宇矣卽移就皆坐諸子曰此穉兒輩何以處之
載萬曰皆付庶姊出避可也卽謂其庶姊曰吾等卽
將死矣姊年老必不見汚且不見殺須與諸婢僕負
此幼穉而出幸而得全姊之功豈不大哉姊其勉之
姊曰義當同死豈忍獨生堅拒不聽强而後可卽令
兒輩父母各書四祖及生年日月時及其名佩其衣
帶且書于衣裏及其肌膚以識之以授姊旣又顧謂
其妾禹姓曰汝非士族不必死也可以隨姊去矣妾
曰吾豈忍舍主君而偸生乎設有偸生之意年少女
人獨將安之曰我以汝爲愛死耳汝志如此則何可

奪也崔婦出付其女之際潸然出涕之釙曰姊何泣也無乃感死乎崔婦拭淚而答曰非死之感也子母至情自不能不爾也遂各解所帶白綿巾皆自經於宇內載萬臨决謂奴曰豈望收葬先壠乎一家十餘人同此一處庶得相依於地下我輩死後即毀此宇以掩之汝輩各出圖生可也且授一幅白紬書曰持以授之鈺否則授滓滓郎之釙之子也二人皆避兵于別處故云爾其書蓋其治命而其奴被虜故不得傳焉始婢代香趍謂之釙曰一時皆死則誰將掩尸掩尸之後死未晚也答曰吾豈忍目見父親之亡乎遂先其父而經焉婢僕之負兒輩出者皆見掠而崔

女死焉獨婦與老婢得免獲至仙源里姊聞一家臯
皆死之痛哭曰何忍獨生遂以所負兒授老婢曰汝
以此尋一家之餘存者而付之亦遂自决盖一家死
者十三人載萬及庶姊之針及其妻李氏之鈞及其
妻金氏之鈂及其妻柳氏長女崔汝峻妻其次處子
三人妾禹姓也載萬叔父仁佺之妾亦徃天登約與
同死而不果伏於衆尸中得脫詳語其顚末曰當載
萬之使禹姓出去也禹談笑自如使婢炊飯自喫亦
勸諸人仍曰主君以我爲非士族而疑我惜死請先
暴我志也故其死最先於十二人云載萬父仁伯能
文有行號苔泉受學於牛溪先生策勳封驪陽君祖

思權官副正壬辰倭變 宣廟將西幸思權伏 駕
前請曰 宗社在此 大駕其可棄此乎請效死勿
去 上顧左右曰何如侍臣曰國家大計已决豈可
以一微官之言而止哉 上遂行外祖縣令鄭姬鄰
溫陽人有高行栗谷將薦爲臺官會先生卒遂不果
盖其家世尚氣槩崇節義礪行檢雖其婦孺習熟見
聞皆視其死如赴樂地當時死義之家固多而無如
閔氏一家之純者也載萬從妹爲金弘輔妻者亦入
江都遇賊拒不受汚罵賊不絕口而死從弟墻以翊
衛官隨昭顯世子至瀋陽世子事營繕墻抗言極諫
世子怒斥而猶不挫以是受知於 孝考官至水使

壙 孝考朝爲都摠都事差祭于南別殿己亥五月
四日聞大內 大漸下殿庭叩地推胸幾於氣塞守
殿官郭文溶每說此而嘆其忠赤噫人誰無天賦之
良心獨閔氏如此者豈無所以也閔監司維重嘗爲
余道載萬事請立傳以傳於世余諾而未能也趙都
事世煥實載萬長姊之孫也來申監司之請而詳語
其始末嘗記朱夫子嘗以爲史遷傳荊軻徵藥醫傳
留侯徵畫工令余所徵豈不焯焯然愈可信也
謹按民彝物則不以古今賢愚而有間惟其氣質之
禀不能一於純秀之會而形既生矣則物慾又從而
誘奪之是以雖在平常無事之時蘇交情勝而失其

所謂彝則者多矣況於死生是人莫大之事而人之
大惡存焉其能辨熊魚於倉卒之際擇榮辱於蒼黃
之間知有義而不知有其身如閔載萬者古今天下
儘乎其鮮有矣其一家之人爭先舍生雖皆根於羞
惡之天賦而亦豈其風聲教化之所感也其庶姊既
不負所託而卒亦耻其苟生其趨人杵臼之流乎其
妾禹姓賤者也激於主君之一言首先取死以明其
志尤非人之所能及也當時士夫婦女甘受汚辱至
有貴家大族醜說流播至使人不欲言者其平日視
禹不翅壤虫而顧今所就反不翅人獸之懸秉彝之
天其可以貴賤論哉載萬使其處女三人皆并而死

昔宋之尹衡州穀城陷冠其子曰欲令冠帶而見先人於地下臨死而無恇怯錯亂從容於禮法者其事古今一轍也朝廷旌褒埣及諸子女諸婦與妾人凡十二人而獨其庶姊閔氏不與焉惜哉載萬嘗自號龍巖故余記載其事而名之曰龍巖傳云

李旌善榮仁傳

李公榮仁字時彦龍仁人七世祖伯持事我　世宗大王官至都觀察使有清白操朝廷褒録之子孫承廕其澤焉自是士大夫不絶考蓋忠登第爲兵曹正郎娶安氏生男啓仁公實繼室姜氏出生九歲正郎公没姜氏性嚴少恩又有心疾其己出惟公其慈愛

可謂至矣然少失其意輒手自毆棰公雖甚痛楚必
跪告曰恐損毋氏筋力耳見其施於其兄則必涕泣
極諫如王玄通之於休徵也然其兄卒以不順乎親
之心憂哀成疾而終公與兄子士慶慈孝彌篤凡所
以彌縫調護者靡不用其極士慶亦能盡其誠孝卒
至于保族全家雖其家風有異於人者而至其遭變
事而卒以善終公之力爲多焉公爲客於人見一美
味則必銜袖而歸進於姜氏姜氏病則常嘗泄以驗
差劇及其喪啜粥致毀祭饌必躬自熟設其所處家
事或有非姜氏意者而人不以改於三年爲非公始
從沙溪文元公先生既知向方其姊婿趙昭敏公存

性年長於公甚懸而見公行義未嘗不致敬焉以蔭
嘗補平丘道察訪　仁廟反正平丘人願復得公爲
察訪時朝廷務順民心遂許之由平丘陞司憲府監
察除眞寶縣監秩滿又以民願加一歲盖七年之內
荐蒙恩典品服及右叙之命皆三降焉遞監唐津縣
一年而陞爲安東判官其冬又陞旌善郡守以病遞
丙子　上特命朝廷各擧可用人薦公者至於二十
二人翌年難已銓曹擬公公州牧使而公已没矣去
冬難作公退居鄉里未及扈　駕日夜號泣以望
行在及聞　國事罔極失聲痛哭因得狂易疾一旬
而卒實　崇禎丁丑二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二

公於前後亂離以　君父播越常變食露處每國
恤則不處於內別立素廚以居齋其至行多有人所
不及者男士益士精士稷士精入官爲奉事公盖三
男而皆不壽且無嗣惟士益有一子曰後望業文養
母宗族皆稱之
恩津宋時烈曰世盖貴耳而賤目皆曰今人不如古
人今觀李公行義其不然乎公當事母從兄之日其
年盖甚少而能左右周旋使家道底平亦不使室中
語久聞於人非至性其能然乎盖人有攷行之實則
親戚喜其新鄰里不録其舊故當時事端後人不得
而詳也然事愈難而所處愈不易所處愈不易則非

惟不能善之而其能不及者寡矣公可謂能子矣推此以事君而不負其任使且自盡於方喪之日喪亂之際古人所謂求忠必於孝者無虛言也士慶子孫如監司後山牧使河岳峻岳挺岳甚繁且顯寔天道報施之徵而公之後替而不振其將有待於後歟

孝友柳氏三世傳

柳氏籍文化者實高麗大師車達之後其後議政寬入我 朝有名歷八世有主簿忠健司禦時亮縣令松齊祖子孫三世皆有孝行世居忠淸道忠州之赤火里今 上九年戊申幸溫泉命道臣有忠臣孝子實行者皆舉以聞忠州幼學辛喜大等五十餘人以

柳氏三世共申于本州曰故主簿忠健誠孝出天自幼少時極盡子道晨昏定省必躬執不懈親有疾病號泣奔遑鄰並感歎年三十六其母死啜粥居廬朝夕哭拜不以風雨寒暑而廢因致羸疾而猶不脫經帶家人進以藥物忠健慮有薑桂之滋以死斥去終不近口未及一期終於墓下廬墓遠近聞者莫不傷悼焉其子司禦時亮克肖其德十歲遭父喪哀慽之容饋奠之禮一如成人親族皆以孝兒稱之及長奉養其母尤盡其誠五十年如一日母寢疾露禱嘗泄無所不至母氣旣絶時亮斷指進血遂延六年之命又與其姊友愛彌篤自其母沒後事之如母視諸姪

如己子觀聽者皆稱其極摯焉其子松齋習服祖父行凡其孝行無愧古人嘗吮其父疽至於唇吻亦爛瘡而愈不已又出指血塗之亦以吞下人皆意其誠孝所感庶幾良已而不果焉不能無疑於神理之或舛也與其弟桂齋檜齋同居共爨無有私藏嗚呼人孰非父母之子然而能孝者鮮矣如柳松齋仍三世有特異之行而尚無旌異之典故敢此薦聞焉先時縣監鄭慶演庶尹金鼎鉉幼學鄭蓋先後陳白于州至是牧使李侯河岳謝曰吾與司禦家有通家好熟知其事實何待父老之言然吾有親嫌難於申狀矣遂徑詣觀察使以告觀察使閔公維重愛好人倫爲

政一主於旌別淑慝謂曰忠州是吾丘墓之鄉故聞
柳氏家甚稔矣遂以轉聞于 朝禮曹議啓請 贈
忠健某官時亮某官松齊登文科方爲縣令請右叙
上命依所啓施行
恩津宋時烈曰十室之邑一有忠信之人入爲者必
軾其車況柳主簿仍三世以孝行聞而人無間言豈
非可貴之甚乎人有千錢之產十金之資有能及一
二世者耶而況於稀世之至行乎雖其家傳者有源
有本而亦豈我 列聖治教之所化耶又按先儒說
性無不善而或有清濁之異故人不能皆善然有氣
化勝者亦有形化勝者氣化天地之五行形化父母

之氣也五行之氣雖駁而禀於形化者純美則人性善豈柳氏相傳之氣久而不餒而豈獨其濡染之素而已耶世無好善闡幽者不以美名名其里與閭今主上乃有恩命其聖矣哉聖矣哉柳主簿嘗從牛溪成文簡公受學云

金朔州兄弟復讐傳

金成一字應乾光州平章洞人世居潭陽府父俊民官虞候母河東鄭氏夢龍騰空而生故小名見龍身長八尺紫髯如戟勇力絕倫涉獵陰陽家將以武才見於世俊民有弟曰世民其奴金伊奸世民妻禮合俊民痛憤將除去之未及發而金伊知之率其父及

二弟己巳十月三十日夜突入俊良家斫殘肢體極其慘酷時成一赴舉于漢師聞訃而歸其弟成九嘔血失性於是兄弟相持寢苫枕戈不爲營葬伺察賊魁動靜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場市中獲得金伊及其父母手自屠戮刳其肝使家人懸于其父殯前而卽詣府兄弟自首繫獄請死距俊良死纔四十五日也潭陽府使李公潤雨與推官光州牧使任孝達援引前代復讐免死議報于監司監司宋公象仁上聞于
朝承旨李公景容次知該曹請依 大明律杖罰條施行 仁祖大王嘉其孝義特赦之蓋自變初至此九箇月也隣里諸親愍俊良之屍未有所歸合力以

葬之成一以潭是先親被害之地不忍仍居兄弟遂
移寓興德扶安等地士子朴文斗義人也邀致其家
傾財接待旣没喪白江李相公敬輿引置幕下而厚
遇之平城府院君申公景禛亦然焉丙子胡亂扈
駕入南漢分隷東城與宣傳官尹謙之聯枕暫休于
土宇忽有三呼聲驚起跳出而顧視則賊砲已碎謙
之頭矣人皆神異之亂已爲宣傳官登武科歷數官
爲都摠府經歷出爲寧遠郡守丁毋憂服闋歷守谷
山鐵山間爲將官盖深爲文武諸公所知故職任未
嘗不在身上矣四方之志旣倦則欲退居田里以終
餘年矣丁酉六月 孝宗大王特除朔州都護府使

乃喟然歎曰吾老矣寧復有宣力四方之志然 上
恩至重何敢不以死爲期遂黽勉赴任以事犯風雪
徃來龍灣之上得寒疾年六十六而卒於戊戌正月
初一日備邊司命沿道護其喪以歸葬之于潭陽武
夷洞負丁之原先兆也妻李氏有子守兊生未晬而
變作懼不獲全潛託于再從兄振慶家振慶養爲己
子守兊有子曰睎夏爲具朔州始末來有請余老病
垂死抛棄筆硯久矣今成一兄弟事深有補於世教
故略書如右

謹按禮經春秋復讐之義詳矣而至朱夫子益發揮
而闡明之然世衰俗偷知此義者鮮矣今成一兄弟

非必推究禮經春秋之旨特以天畀之性忘身奮發辦此大事豈不偉哉 仁祖大王特赦擅殺之罪孝宗大王又進其官李相公敬輿嘉奬而親厚之至於讞獄之官亦皆傅生議以助風化 本朝禮義休明無愧中華者益可信也其以營葬爲後尤有符於朱子之說朱子蓋嘗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矣今成一兒弟所行與之暗合蓋義理之心得於天者如此嗚呼

奇矣 崇禎紀元後 八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趙君碶礪兄弟傳

趙碶字仲玉林川人也世居漢師其母携諸孤始寓洪州之紙谷村父仁賢敦行孝弟博極經書受學于月汀尹公根壽尹公大加稱賞牛溪成先生日録曰趙某篤行博學之士也娶驪陽君閔公仁伯之女生四男其伯曰碩君其第三也君五歲而孤稍長學于其伯兄語默動靜惟伯兄是視其疾病不離左右日夜悶泣終不能起則喪之一如父母撫恤孤寡克盡誠敬沈相公之源任洪州有兄弟訟者沈公教曰汝勿爲此徃見趙某而問之君年既老而其母尚無恙

君就養無方君配黃氏亦感君意而盡其誠孝其母
常稱之曰是子是婦乎微此則老我何賴焉既喪其
哭聲隣人不忍聞葬後猶進粥糜練後始疏食水飲
沒喪析著一以其善者與其兄子俾主先祀凡有經
營必以與其兄子曰非爲汝也爲先祀也驪陽之子
埣於君爲表叔丁丑虜變一家男女十三人殉節於
江都君亟具棺槨衣衾使其弟乘舟徑赴使皆入土
親戚之逃亂者其至如歸或半年一年或至於三年
而君終始欵接焉君少事公車業嘗不入場屋而名
登解額盖其所親隨俗謬例之所爲也君不赴會試
曰吾不忍求事君而先欺君也君家業不貲而絶不

殖財貨惟以好施行義爲事居常讀書不撤尤好中
庸其兄子年長大然督課經史少懈則輒加訶叱不
少恕也又經紀其子女昏嫁使之不知曰惟我在汝
則專心讀書可也君年七十出後其季父未幾丁憂
執喪如禮不許草木之滋竟以是終焉實　崇禎庚
戌三月廿三日也遠近聞者皆曰善人亡矣子世達
孫鴻祥皆進士其餘子孫甚多天之報施其在斯歟
趙礪字季平碘之弟也容儀清秀如秋水荊玉人望
之如神仙中人亦受學于其長兄十二三歲文藝大
進驪陽以文名世見而亟稱之常超然自守獨與同
志二三人者如膠漆其餘則雖隔籬連門不與往來

喜讀孟子及史遷書窮日夜不懈左右圖書𦕅然有會於心也與人不戲謔常簡默自持亦不喜飲酒惟在親側輙引數杯仍唱歌於前以故家庭之間和氣融洩與兄子寢處一室課學甚勤居內者絶稀所以欲成就兄子也其兄子之外曾祖卽土亭先生之葅也土亭產業爲人所有君鳩財與買還之兄子土亭之孫流離遠地死未歸葬君亦與兄子經紀返其櫬以葬而存恤其遺孤其急人之難嗜義如渴如此嘗謁文元公金先生如飮河充腹曰飢者得飽久猶果然公州儒城之實理原世稱以吉地君年四十四而卒于乙酉四月初二日葬于其原盖君生時所計度

經管使遷葬其先而葬己者也行路之人稱以趙家墓云

恩津宋時烈曰鎭岑儼峴之東水回川之西有古墓焉世稱趙氏之先云其子孫克蕃以昌遂爲東方大姓如竹陰公祖子孫三世以文獻鳴而君父子兄弟以篤行稱傳中所謂兄子卽世煥字嶷望也賴君兄弟勸課成就闡大科爲侍從其樹立其身高出古人聖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嶷望有焉然非君父子兄弟焉能如是哉不知其山但觀其木者無虛語也竹陰之考栗谷先生所謂倚樓者也

孝子金忠烈傳

孝子金忠烈世爲江陵人新羅宗室溟州郡王周元之後高麗時有仁存以文章節義顯於時配享睿宗廟庭其後承露知仁州事卒葬全義縣扶老谷子孫仍家焉忠烈性至孝自幼已知事親禮人問之曰汝何從而學此曰愛敬父母何待於學耶其父死年甚幼而哭泣之哀有足感動人者旣長家事益旁落與弟信烈勞筋苦骨至於行傭以供母而滋味未嘗缺縣官亦聞其名每開糶時必曰孝子金某來否以暇日受小學鄕老曰汝旣盡子職又志於學不但爲一鄕之善士也祖母亡服承重服三年不脫絰帶六十一歲遭母喪居廬盡哀常以未服父喪爲至痛七十

而　崇禎甲午即父喪之歲周甲也逮其亡日追制喪服曰人皆服父之喪緊我獨無鄉里以年老危而止之不聽其飲食居處一如初喪而終得支保鄉人舉狀以聞　顯考朝命旌其門丙午　上幸溫陽大司憲趙公復陽白　上曰金某孝行表著可徵命給食物翌年戊申終于家墓在縣北之塔峴里同春宋公浚吉題其石打遇李公翔爲之序以對揚　聖考褒善之德足以不朽於永久矣其子百鍊亦謹樸無僞云

巴溪翁曰聖人讀烝民之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天地之間未有有物而無其則者物則之中惟

孝爲先然而自古及今子之孝者何尠也是氣質物欲有以蔽之也若金君可謂無所蔽者也其追服父喪雖過於禮亦可以警夫朝死而夕忘者矣 聖上之表厥宅里可見孝理之一端矣諸公之先後發揮盖亦勸善礪俗之一助云

五者金翁傳

君諱籥字平叔開城府人嘗自號五者翁而叙之曰昔廢朝時纘男之黨鄭雲怙其勢冒以其外祖全彭齡享祀於書院希奮之黨李時立則以其父友郭詩並腏而處我重峯趙先生於其下夫彭齡夷虜不若者也有鄰人金軸者手殺其妻弟專占其財物鄉人

待以兇賊遇於道則避之見其來則去之實盜跖之
後身也彭齡利其財而娶其女爲後妻是則夷虜尚
且醜之矣詩則著論以斥程夫子是斯文之大蠹也
又耽酒爛腹橫屍宮門夫書院者將以祀道德學問
之人使士林矜式之地也其祀吾先生則固是也而
仍與彭齡與詩同祀不亦辱乎吾故呈文於方伯必
以改正爲期則霊與時立誣以我爲左袒 聖母而
圖爲不軌告於郡守韓汝徵囚禁吾弱子汝泰使引
睡翁宋甲祚盖睡翁以新進士痛斥廢 母凶疏而
往拜 聖母幽廢之宮則纘男爾瞻輩切齒焉視方
耽耽而睡翁又力主吾論故霊與時立欲以效白大

斬俞世曾海獄之事也吾謂汝泰曰汝雖死豈引無
辜之人乎吾父子誣善而苟生不若死汝泰以手擊
枷而應曰然矣然矣吾遂往雲等會處則其徒五十
餘人聯坐嗃嗃矣吾望見大呼而進曰金軸之晉果
合於享祀乎郭詩之行果合於享祀乎吾與汝辨之
雲等一時散走曰止矣止矣故韓汝徵放釋汝泰之
囚當其享祀之日吾突入書院將奉出先生位板則
進士朴彤捽吾髮而曳出之是㽞吉之從叔而力主
廢　母之論氣焰爀爀故挺身擔當如此矣　仁廟
反正吾徒步詣　闕上疏陳其首末則　上令本道
覈處遂以詣忠淸監營時白江李相公爲監司賜之

座歷問重峰潛德懿行及吾所以事重峰者吾抵掌
悉陳傍若無人下吏輩皆掩口竊笑而惟相公時時
稱賞遂移文於列邑章甫問以全郭事蹟其後又進
往則相公無厭色迎謂曰道內申狀未盡到故至今
不得施行矣吾曰連山之狀到乎曰到矣曰狀辭何
如曰如君所言矣吾乃厲聲曰連山是斯文大先生
所在此一狀足矣何必他求且閤下不信愚言而必
詢於列邑已是待我之薄也今又不決於連山之狀
而必欲待列邑之狀是待大先生薄也前後監司非
一二皆無足與議斯文重事也今必待閤下者有以
也而今又如此遲延使我先師之靈久辱於醜夫耶

因泣下如雨相公始則笑之終則慼然改容曰事不
可輕易故如是然君之志終豈不得伸耶未幾李相
公遞去事無收殺矣其後潛谷金相公爲監司吾請
營門陳說如白江時金相公曰君且休矣吾之景慕
趙先生豈下於君耶吾曰然則行一關文使之改正
何難而不爲乎李相公如此遷延竟至無成今又如
此則人壽幾何且大北時所爲　反正後無不釐正
而獨此猶未也此無他先生門下無人焉故也因泣
下嗚咽金相公曰誠哉是翁遂卽行關本郡使收公
議申報而自製祭文奉移先生位板盖自辛酉以至
己卯二十年之間徒步奔走脚爲流血而不知止今

則吾志粗伸死且瞑目矣當其時雲等謂吾爲惡者纘男閔蕃等謂之悻者知舊謂之狂者李相公謂之難者金相公謂之剛者故吾因自號曰五者翁也翁以 隆慶戊辰生於沃川之安邑重峰先生以報恩縣監爲羣小所彈而罷愛安邑山川幽深僻靜遂自報恩奉親移居治農讀書翁少先生二十五歲就而師事服勤甚至朝夕不離側先生愛重之推誠敎誨翁於先生語默動靜一一目擊而心識之嘗曰古之人吾未見竊以爲先生是古之大賢人也盖心悅而誠服故自不覺其言之如是也自是翁於持身處家一以先生爲法人雖笑罵而不顧也及壬辰先生起

兵討倭日與先生之子完基左右扶衛及赴錦山也
翁以先生命出使及還則先生已殉義於錦山矣翁
喪之若父終身哀慕言及必泣涕愴咽久而乃止如
或見於夢寐則必整衣冠危坐達曉悲慟每曰吾先
生學問造詣吾不敢知而至其見於行實者則竊以
爲古今無其倫也若其化嚚而爲慈之際事之難處
雖大舜所遭而何加焉吾若阿於所好而爲此言則
實先生之罪人也甲子　仁廟南巡翁病不得勤
王遣汝泰荷戈而赴難汝泰病死於道則翁曰吾兒
死於　王事復何恨焉然自是而病矣丁卯虜變赴
沙溪先生幕下慷慨言事先生每危其言而是其心

翁又詰 分朝諸宰大言講和之非有一宰嘻笑曰何不深臥窨突使媼煮粥而啜之乎翁攘臂言曰吾讀孟子書首章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今茲後君之論始聞於搢紳間也其宰吐舌稱謝焉沙溪先生易簀徒步會葬其時會者千餘人而翁精神自王論人言事有若我外無人焉亂後翁又訪愼獨齋先生於溪上道語古昔翁曰公繼老先生爲一代宗師而無別號將使學者何稱焉又謂諸門人曰諸公將每稱金承旨耶諸門人皆愧謝焉蓋愼獨之稱實始於斯矣翁平生淡然無所營爲饔粥屢鈌而每曰吾聞諸先生曰貧者士之常也先生又每曰李延平曰志

士不忘在溝壑不忘二字最可體認吾儕所當服膺也翁旣老築室於深谷之溪邊首着濂溪冠日讀中庸或問盖翁意以爲古人外無復有人重峰外更無賢者其所云爲無非直情徑行者故雖在鄉里而仇敵滿世郡守李公景閔嘗抵翁爲言鄭霔之死翁曰鄭霔必訴我於冥府而捉去吾將具棺而俟之矣李公曰不然矣鄭霔在世時苦君甚於毒藥矣今豈復欲同入於冥府耶必不然矣聞者大噱噫若以公剛果之資自少沈潛於學磨礱浸灌變化其氣質則其進何可量也惟其自恃其所稟以爲如此足以爲人故其所成就終於此而止焉可勝惜哉雖然視世之

偷懦庸陋苟合於世者何翅山垤之高下也靡翁則
纘男時吾家赤矣汝泰才行絕異先輩期許甚重翁
旣喪汝泰只側出子汝碩致養亦以誠孝稱於隣里
翁以　崇禎癸未卒葬於安邑長善里亥向之原汝
泰汝碩俱無子汝碩侍養子悰及悰子斗英皆從軍
役歲壬子金承宣萬均來莅郡事聞翁至行歛衽而
歎曰此老之後不可使之賤更即枚報該曹時國舅
光城府院君金公萬基爲本兵特與佐貳相議減除
悰及斗英役二公擧措之美實後世所罕而翁之爲
善之報斯亦可見矣汝泰有一婿曰吳益升也余懼
其事迹遂泯而無傳也書此以貽吳君之子翰國兄

弟云
牛溪先生使眼前奴持書問趙先生先生起問牛
溪先生安否仍賜之坐而與之語又與對案而食
其奴固辭不得此事亦翁之所傳也
趙先生没後金宇顒承召上京爲訪趙先生遺迹
取路沃川留一日而邀翁翁入官門見之金細問
先生言行翁一一陳說而最後誦先生新居上操
文一偉曰東方道統在石潭金失色曰汝式尊栗
谷至此之極耶翁嘗謂余曰先生爲牛栗訟冤之
後舉世爲仇皆稱名稱漢其稱趙報恩者絶少先
生没後　宣祖大王有釣名死之　教故訾謗依

前惟君叔公習靜公首發通文稱以重峰先生然後尊稱者稍稍有焉月汀之撰殉義碑不但慕先生之義實於尊叔父信服之深故其致力如此云

翁曰吾先生初與李潑儕輩甚相親好及師兩先生而心悅誠服則始疑潑輩之不正冐寒徃南平見潑兄弟辨析陰陽邪正潑終不回頭然後始絶交而歸臨行潑之兄弟憮然嗟嘆出門遠望先生雖亦以義絶之而舊情猶在常不能忘於心云云此則親聞於先生者也

翁謂余曰嘗聞先生之說則以爲通透灑落見道分明使人心醉而自然有觀感之益者栗谷先生

也謹守規矩階級甚嚴日用言行皆可師法及門者雖鈍根之人必有所得者牛溪先生也論其氣像則如明道伊川之不同也
翁每誦趙先生之言曰天生男子豈偶然哉先生又每讀大學至爲人君止於仁云云必三復玩味曰此善形容文王處中庸所謂純亦不已學者猝難學得也又曰先生每謂諸生曰不讀書則心不明不持敬則心不存不力行則其所明所存皆歸虛蕩而易入於異端此吾所聞於牛栗兩先生者然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八

傳

副護軍金宗胤傳

金護軍宗胤字嗣先彥陽縣人也始祖就礪爲高麗忠肅王侍中謚威烈公其十五世孫也謚貞烈封彥陽伯倫之十二世孫也本朝副提學敬直直提學汶皆顯於世高祖自義參奉曾祖塗有文行早卒不仕祖世謙主簿考瑛司正妣國姓曾祖鐵城令也屬益疎其考希壽爲士人公生於漢師之西部公爲人軒豁無表襮以正直立心不喜交遊雖素所親厚之人苟至貴顯則亦絕跡不肎往還然喜施與無所愛年

二十七當壬辰倭亂痛憤 主上播越從事於義兵
將屢交賊鋒使賊不敢恣意蹂躙安山一境賴而全
安然公亦中丸者數矣以官勳受禦侮階甲午遭父
喪時兵荒孔棘而葬埋祭祀誠信無所失甲辰廬墓
以喪其母哀毁過禮鬚髮爲之盡白盖公孝於親信
於朋友實行著見尹叅判文擧鄭掌令瀁皆賢大夫
也與人不苟合然於公愛重特異每歎其人莫知也
平生不慕榮進然聞朝家取捨有得失則憂喜輒見
於言色甚愛文學每使子弟讀經史於前講討論難
夜分乃寐又雞鳴而起冠帶靜坐無有惰容遇先忌
則前三日齋素食飲如袒括時濟人之急甚己之私

丙子之變敗卒身被四五瘡脚凍不能運步公卽解
衣衣之載之以所騎馬安泊于其所居而走一力報
其家及其死又藁葬之其嗜義恤人也如此家間所
用斗小於官用公見而親自剖之曰豈可以此而欺
人乎此雖小事亦可見用心之公正也以年階折衝
行龍驤衛副護軍配善山金氏有二男一女女適士
人金定卿早寡丙子罵賊全節子世珩孝行出人男
長錡今年八十六有一子卽金始聲文行夙著次鈛
今年八十二皆受優老典豈皆公之遺澤也歟余自
京退居舞鳳山中鈛踰嶺來見精神不衰爲公請文
以記之嗚呼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於公益信聖言

之不我欺也韓文公曰觀所與而足以知其人知尹鄭二公之賢則亦足以知公矣

金希振傳

金希振字伯起安東府人世居府之豐山縣素耀里其父元淸陰文正先生之三從兄弟也　崇禎丁丑先生遯于豐山府中素多宗黨戶屨常滿伯起先是受學於先生至是則慕義益深視他加親爲先生亦愛重之伯起朝夕侍側凡先生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不審視而默察之將以爲師法之地又其片言隻字亦皆收拾而寶藏之先生平日詩文多在亂紙中伯起復序次以成淨稿又請問先生履歷出處錄爲

册子及先生沒門下人刋行文集編輯年譜撰成誌
表皆於此本末焉先生戊寅歲爲羣小所持加以無
君不道之名論劾踰時竟至奪籍雖鄉里老成亦且
靡然追逐時論伯起獨憤惋慷慨發於言議無所回
避庚辰虜人將犯　天朝要我師同仇先生陳大義
上疏極請勿聽虜人聞之將拘執先生以去先聲至
伯起驚惶痛迫如不欲生奔走卜筮家問其吉凶先
生北行過京師至坡山伯起隨至其意將不止也先
生遂有命伯起不得已遂落後先生以詩贈別其詩
曰我心如古鏡君意似流泉古鏡磨逾瑩流泉無斷
連伯起亦和而進之壬午虜人以先生出住龍灣之

上伯起又自安東匹馬往拜焉後虜人又以先生北
去乙酉始還故國則伯起未及進拜而没矣先生甚
傷惜之嗚呼 本朝寔偏邦也人物之生於其間者
其䂓模氣象固不如中州之大而偉也然中州至趙
宋其理明義精漢唐莫及焉當紹聖之禍士風大壞
逡伊川葬者只四人而其一人則又畏忌遲夜而至
至於慶元則又甚焉諱攺師門以附侂胄者甚多朱
先生極其歎嗟屢發於書尺矣今先生所遭則羣小
與强虜合勢而强虜之殺戮以威我者前後相繼先
生之禍之不測將不止於程朱兩先生而已也而伯
起乃能不懾不懼犯笑侮忘死生其生三事一之義

終始不渝非學之甚正養之有素烏能如此其秉彝好德之性豈以彊理風氣而有異哉伯起嘗游愼齋文敬公門余與之相遇見其舉止言辭端肅簡靜不問而知其從事於先生也相別未久而聞其以病不起甚恨其不復相見也今先生之嗣孫延之以書來曰伯起事實終不可泯滅遂略叙如右焉伯起有孝友行有本者固如是也伯起有二子墳壢云

李修撰晃夏傳

李君晃夏字伯周一字從周德水人其考澤堂公諱植也君以名父子年二十四魁司馬此國學儁選之望也是年復捷大科聲名益蔚然名公巨卿爭相推

挽儕流以下莫敢望焉君方退然自㩳視之若病蓋
將益闡家學以爲世道之重也年三十沒于　崇禎
戊子正月廿三日其所歷自承文院權知遷侍講院
說書陞司書司諫院正言弘文館副修撰始隷承文
院也以人地才望亟被翰林薦時澤堂公方掌史局
以嫌阻格則君自幸名途之枳焉旣而澤堂公釋位
勢將入處翰苑而朝議又將以南床位見處南床位
者文士叅下極選也君求所以自免者徑出爲叅上
職司書之除是爾而其所暫就者亦只此而已而於
叅下則說書也君自幼讀書每見聖賢豪傑之事輒
激昂奮發思效其人及讀論語因有向學之志盖於

功名泊如也至於文藝不學而能而亦以無益於心
神而不屑為也常以公平處心而其行己接人則出
於誠信惻怛嘗曰吾四體亦不得自主張而吾志則
雖天下欲兼濟之矣又嘗曰吾於小學少不用功既
晚則舊習纏繞猝難變化嘗題新曆曰二十九年非
從玆願一復又曰洗濯心身日新又新成一箇仁同
萬物春此其用力存心之大略也澤堂公有寡妹窮
居至於臨終念之不已故君雖在初喪皇瞿之中必
致滋味又將買田營室以奉養之於是悉傾其內子
箱篋而無所惜澤堂公遺命薄葬君不敢違而其別
求深長之意靡所不用其極又以當夏日示象平生

特設晝奠雖非禮制所許而其誠孝可見也始澤堂公大肆力於儒家事業無不融會貫通而不以儒自名嘗筮得大過其大象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公曰神明告我必踐之可也遂以是名其堂而世亦以是稱之君旣没其弟端夏季周語余曰先兄稍長有志於學而病未能自力及至大故謂端夏曰先人未嘗以儒自名而其爲道至高至微他人不知猶可吾輩而不知不可以爲子也於是强探力索必欲眞知實踐有以發明於世其用力也若駕虛而登天若含石而塡海及其終不能如其所志則忽忽乎如不欲生遂至於病矣蓋先人大過是觀變玩占所居而安者

也先兄是躡等凌節學焉而反失其道獨立而不能
無懼遯世而不能無悶寧反衆人之所爲終不忍改
其操以爲同流合汙之計原其本始實從誠孝上出
來也蓋大過上六有滅頂凶之象程傳本義義有異
同先兄所處蓋如本義云余曰然朱子嘗論學者病
痛曰如陽臟人喫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正謂
是爾然世人聞季周言聽瑩者多而余獨以朱子說
而信其然也夫學所以治心不得其道則反以害之
故揠之而苗枯君子以爲至戒也季周又言先儒言
聖人之事莫大於春秋司馬遷父子之所大懼惟在
於史記之放絶今先人之所自任後世之可以知先

人者惟修史一事而其使端夏極力殫心以顯先人之志者實先兄之敎則其孝親之實亦不可誣矣史談之以史而論孝正以此也况先人之史義正事實不但爲史談父子而已耶余曰噫大過之道難矣哉必知之明信之篤行之健而涵養深厚然後可庶幾焉季周旣以其上六之象處君而亦不能自信也屢賓於人俟其年尊學進而更數長廊柱則幾矣君嘗自號白谷亦曰深游子盖其所居是白鴉谷故因取杜詩白谷會深游之意云

巴溪翁曰余未及掃澤堂公之門而與伯周游然得與季周友多得其家庭言行季周純然赤子心人也

其言皆可徵而信矣人疑伯周究竟所處則季周輒舉晦翁評屈子者以擬之後之人必有悲其意而識其心矣

恩津宋氏家傳

執端府君實平山府君之弟而正郎府君卽執端府君之玄孫也族譜云平山府君以正郎某爲後其時序之相遠昭穆之相違如此而譜之所録如此殊不可曉豈譜有舛誤而然也平山府君墓在楊州西山里其下有族叔宋别坐室內許氏墓别坐公之考副學公葬許氏時有祭平山府君文矣曾有金姓人偷葬于府君墓之後戊申小宗子道興率族人訟于楊

州官得仲金移其墓矣其前數年族人合謀樹表于
墓前文則余作而同春書之矣執端府君諱明誼平山府君諱斯敏正郎府君諱順年副學公諱應洵別坐公諱顋作
吾先自國初世居漢師盤松坊之鍮店洞蓋正郎府
君傳之安東府君安東府君傳之加平府君及參奉
府君至此而分鍮店爲二各傳其子孫加平卽別坐
公之曾祖而參奉府君卽余之高祖也別坐公長兄
判決公言平山府君國初撤松京舊屋改構于鍮店
其長樑尚有丹雘之痕壬辰倭亂其屋始燒此判決
公之所常言而其胤承賢謂余云矣安東府君諱汝諧加平府君諱世忠參奉府君諱世良判決公諱碩祚

圭庵先生被禍之日叅奉府君神主下龕叩壁之事
極其神異故吾子孫不言矣今則載刋於名臣言行
録矣竊想府君精神氣䰟大有異於人者故能如此
而父子至情相感之理雖幽冥無間也如此余以最
長房奉祀府君有年矣甲寅禍起之日亦有異事其
精神氣䰟雖久遠猶在其相感之理亦不以親疎而
有異也子孫之不誠於祭祀者眞罪人也
鍮店之屋分爲叅奉府君宅者傳之西皐府君府君
之弟卽圭菴先生也先生之第雖在城內而以父兄
之在鍮店也公餘必來侍及奉事府君没而叅奉府
君歸淸州馬巖先生留仕京中自本宅來拜西皐祖

妣甚數每外方有餽送必先分送然後始取用嘗於歲末謂曰吾有所得一皆分獻于嫂氏終不稱吾情今年歲饌則當有以盡獻之矣遂臨歲移處于鍮店外舍凡十日而歸其間歲餽之物一無所與焉（西阜府君諱龜壽圭庵先生諱麟壽西阜即鍮店也在京城西偏而有阜在後故自號云）圭庵先生謫泗川也西阜府君不勝憂戀每禱于日月冀其遠得放還以慰親意及其赦歸則又失喜因感疾而没云

叅奉祖妣没西阜府君兄弟執喪哀戚甚有白燕來巢于廬次其所乳一一皆白人謂孝感所致府君兄弟深不自居必顰蹙不欲聞故里閈不敢以聞於朝

子孫亦順其意不敢爲旌表之請及西阜府君沒成
東洲手書墓表曰孝子宋某之墓
東洲成公叅奉府君之女壻與西阜圭庵二祖葬于
一家講道論學人號其居爲三賢閭事俱載叅奉府
君墓碣其文慕齋金先生安國所撰也東洲公夫人
無子而歿東洲葬于叅奉府君墓左手書其表曰嗚
呼有明朝鮮國昌寧成悌元妻宋氏之墓東洲子孫
方居公州而不爲祭祀故吾宗祭叅奉府君時必以
酒果略薦矣
成東洲墓在公州逹田余嘗往拜而讀其碣則只叙
其前配李氏而不叙宋氏姑問其子孫則曰此碣是

祖母之從弟宋判書麒壽所撰而不敘焉莫知其故
盖此祖母殁東洲府君不爲作主令此不著於碣亦
無乃府君之意耶余心竊訝之曰如此則東洲何以
於此姑之墓表致其悼惜之意如孔聖之於延陵季
子耶心常疑之其後見宋判書所撰本草則叙入此
姑其刻本之刪去何也

圭庵先生之被禍人謂宋判書亦有力焉此則未見
其如此惟其與磁芑朋齡終始同事至於録勳故人
言如此矣　宣廟朝諸賢伸雪乙巳冤而宋判書亦
被削勳當議立圭庵碑也祖考都事府君泣謂曰此
文之作必歸於判書叔矣不無爲羣小回互之說而

誰敢觝牾孰與付之他手之爲善而無人主此議者奈何都事府君諱應期申象村欽嘗謂余府君睡翁公曰吾外翁判書公旣濡迹於乙巳故士論不與之矣余非不知如此而迫於諸表之請將不免作神道碑未知士論如何先府君曰一從實迹則何傷乎象村曰似不可全無回互矣且當時死生立斷惟權忠定若干人外全無疵累者甚少獨何必深咎外翁也且舅氏大諫公極詆栗谷然後攻之者並及於判書公增其惡名此則似非公心矣

先府君嘗言宋判書葬時有殉從之說其實有不然

者矣嘗聞於宋黃生僉知則曰其時自朝廷禮葬而本家器具亦盛外設笆子而內以帷帳圍之雜人不得出入本家有婢名鳳代者有一族人持木婢而戲之曰此鳳代也及藏下帳明器也又戲之曰鳳代乎入壙也役夫之自外聽之者眞以爲以婢殉之其說一時傳播遂不可止此則吾之所目覩者云矣（黃生宋淸風世勁之側出也先府君壬辰避亂來寓於其家情義甚厚云）

壬辰亂離議所以處神主者余諸父與判書公子孫相議曰與其遷奉而行身死於盜賊而棄於道路無寧埋安於祠堂之後幸以生還則可以依舊奉安矣議定後判書公子孫當夜諱人而埋安故鄰人認爲

貰貨而掘發余諸父則當晝掘坎納主於大甕而安於坎中兄弟內外皆拜哭里人皆驚而來會良久掩土人皆知爲神主故得免發掘之患云此則伊川埋范淳夫之餘策也此不可不知也

壬辰四月 大駕西幸極其猝遽其前先府君諸兄弟逐日往 闕下聞知邊報及朝家所以應變者是日早又步出向 闕才出京營大路則月城君李公廷龜走馬疾馳曰 大駕已出而吾等亦未覺豈有如是之事乎又見棄輦于路傍而問之則曰 中殿以輦坐發行輦陪軍卒至此而皆散走故 中殿以馬坐而行云先府君每說此必流涕矣

先府君兄弟將避亂向關東也相議曰永同必已爲
賊藪須走一力探知鄭氏家全否使報于所到處可
矣（時習靜叔母在永同故云）習靜府君曰不然以夫而問妻死生
孰與以妻而問夫耶宜以一力爲妹氏急探金郎消
息于報恩可也家議遂定（時金姑新昏而金護軍好德歸在報恩故云）
諸父府君相携入寧越郡主於良民陸平孫家平孫
待之極厚時金姑故服繿縷雜於衆婢中使人莫辨
而平孫妻識之曰豈有婢使而言動如此乎使里人
不敢輒近所寓而時以木麥末作餅並清蜜以進之
諸父府君久於寧越無以爲資遂謀南下艱關跋涉
金姑至報恩則護軍公無恙習靜府君至永同則鄭

氏家亦無恙先府君則至懷德注山寓于宋僉知黃
生家家奴加味富坪對君在僉知家一里許故能得
其力伯父府君移寓淸州馬巖仲父知禮府君則受
職于　行朝習靜府君每念先府君數數來見于懷
德一日相會時知禮府君銜　命往嶺南也歷入注山
猝然邂逅悲喜難勝知禮府君不忍捨去欲少留習
靜府君曰雖在平時君命不可宿留況此危急之際
行朝命令固當疾速飛傳使嶺民知　行朝消息可
矣諸宗始將以酒饌挽之及聞是言皆嗟歎而止焉
余外祖奉事郭公諱自防甚有孝行重峰趙先生起
義兵討賊奉事公往從之趙先生喜曰吾事濟矣監

司尹善覺惡先生使列邑因禁義兵之父母兄弟奉
事公考亦被囚于沃川奉事公卽歸省之則其考責
曰此何時而汝敢顧私乎奉事公遂歸與先生殉節
于錦山習靜公謂先府君曰吾家旣流離顚沛聞郭
氏旣是忠孝家汝可壻于其家先府君曰唯命是從
遂與定約當時無以爲禮木鴈亦無得處知禮府君
一夜之間手自造成而衣服皆出於僉知君之所借
云
奴加味當亂時效忠不怠故諸父相議贖良今其子
孫家計尚饒頗能自立亦且蕃衍矣其孫廷芳登武
科爲哨官嘗領軍赴習操也路遇黃君璡君美因衆

辱之同春諸公聞之甚駭欲於門會招來治之而慮
其不來委之於余余送奴招之則卽來略杖于宋村
以懲之
諸父府君自京入寧越自寧越南下也道路之間雖
甚窘急習靜府君每戒一行曰志士不忘溝壑少涉
不義則不可爲也
朴姑毋性極仁慈容貌絶異旣與朴氏定昏前期數
日都事府君之親友尹丈又進委來責府君曰婚嫁
大事也胡不謀於朋友而遽取東床耶因言朴之不
可者甚多府君曰始之不謀則固可責也然旣與成
約悔無及矣入見祖妣而說及則祖妣曰一女可棄

而信不可失矣禮既成日見其所爲則一如尹丈所言一日姑夫醉臥於京營大路傍使姑母出來府君與祖妣及諸叔父議之則或言妻以順從爲義當就其招或言以順爲正者順其可順之謂也設或相就而有不忍見之辱則奈何府君令知禮府君率婢僕往見之姑夫怒姑不來欲毆之知禮府君回歸而亦令婢僕棄歸姑夫旣醒而追來怒謂知禮府君曰亦令婢僕捨去何也答曰公何欲毆我耶以毆我之心見之婢僕則必見殺故不使留也姑夫默然時都事府君曰當初聞尹某之言也以爲信不可棄也今日雖見如此事亦不悔也

吾先府君四歲而祖妣棄世朴姑母早昏而早乳故常乳先府君云

第三叔父爲光川尉金仁慶養女壻未幾而以痘疫十八而沒無子叔母亦不食而下從焉叔父容貌玉雪才調絕倫都事府君愛之特異自其沒過哀而病以至就世云痛哉痛哉今其墓在楊根邑內金氏族葬之傍己亥春余爲請暇往省則 孝廟撥例特許爲金氏諸宗之在墓下者爲備酒果旣告而合雙墳石築爲一始蓋雙墳而頹壞就夷矣其後余立石以表之又欲略置祭田以爲一祭之圖而未果也朱先生記程靈洗墓以石爲封今尚在也余先妣之先左尹郭綏元國初人其墓在沃川赤登江之東亦石封故至

今宛然如昨此不可不知也

金姑母容貌遜於朴姑而度量弘深識見清遠其於經史無不通貫亦能作文而每韜晦不欲人知其記性至老不衰凡　國家故事先世遺跡歷歷言之如隔晨事嘗自言未行時聞牛峰叔父訃設位而哭之情事罔極因出先考所遺器物點視蓋欲檢出叔父書札以爲家狀之地也其篋中有先考手記進士祖妣柳氏行跡頗詳矣因誦其文甚習余請手録以示宗族則曰吾平生未嘗以文字示人也遂以諺書録出　孝宗癸巳吾宗請旌柳氏節行也只據墓表爲狀則墓表只寂寥數行遂擧姑母所誦祖考記文纂

次以呈焉姑母時在報恩余以其諺録亟送於懷德則同春開見而涕淚雨下義理之感人如是而非同春其能如是乎

同春嘗見其外舅鄭文肅於尚州歸路歷拜金姑母於報恩而謂余曰何其言辭舉止一似其諸兄弟也盖謂吾諸父也

金姑母長子滉字濟甫甚有才行延平府院君李公貴爲吏判時得其名於士友間薦爲金吾郎未幾謝歸而没姑母不甚悲曰命也奈何余每謂姑母他事猶可及此不可望也

金姑母既喪金吾又數年而晝哭忽有白燕巢幕姑

母泣曰吾家白燕胡爲而復來乎盖指西阜公事也吾先府君凡兄弟五人而習靜公爲第四先府君第五也金姑母言嘗見母氏密藏手記云吾産許多子女而無異夢惟孕第四第五時見雷霆大震已而天地開霽於第四則如是者二次甚不尋常故記之將以驗其徵也云云此記藏于箱之匡竹間母氏棄世後箱弊而其記自露云

金姑母每言吾母氏德性之美不可盡言撮其大者而言則凝定不撓動凡事商量處置之後則雖以大禍福恐之悠悠然不以爲意吾兄弟中第四第五克類矣

習靜府君碣文請得於淸陰金文正公其時行狀諸
從氏及家兄使余草定之其大槩則略具而其細行
之見漏者子孫尤不可不知也習靜府君弘毅仁善
凝定靜肅望之可畏而可愛鄭公谷賢其長女即余叔母
擇對甚勤自永同走京聞見於諸公家有以習靜府
君爲言者鄭公爲就鍮洞求見之習靜府君出見而
不以爲嫌鄭公與語良久不覺心服惟恐其不得言
定語人曰自見宋某恐或昏事差池心火發動若將
發狂者云鄭公又於人家得見府君筆跡歸語於永
同曰無論其他只其筆才亦可妻也
習靜府君既成親於永同而歸其衣服皆鄉制也金

姑母時未行謂府君曰此衣服必見笑於京中奈何
府君曰何關姑母曰何必故爲見笑於人乘府君不
在而略改之及府君下鄉鄭公大怒曰何物處子乃
爾濫耶叔母則無一言但以書稱謝於姑母吾叔母
之德性如此宜爲吾叔父之配也
習靜叔父與吾先府君友愛甚至先府君寓在沃川
九龍村叔父在永同高塘浦相去十餘里每四五日
必一相徃來而時或乘馬無僮叔父嘗自九龍村暮
歸先府君令一奴陪行其奴老病至江上謂其奴曰
汝病不可犯澌卽先驅馬而渡回送其馬使騎而渡
叔父没後每泣而言曰如許仁君子何以不壽耶其奴

名從扶其子孫今在郭撿家矣

余外祖母鄭氏没習靜叔父時在高塘浦方欲赴村之小酌聞訃即不赴諸人强之曰此非親戚何至如此叔父曰弟嫂方號哭矣赴會而飮酒非所安也遂即赴弔諸人莫不嗟歎

習靜叔父久在鄭氏甥館育四男二女鄭公終始敬待惟鄭公黨論甚峻嘗攻李成兩賢叔父力辨其不然鄭公怒甚叔父欲與朴同知廷老赴沃川陽山之降仙臺觀魚鄭公無意給馬叔父亦悠然使奴加鞍於村牛而行朴丈戲問曰胡爲而爲牧童行乎叔父笑答曰諺云馬行牛亦行吾猶可以及公矣時永沃

人大會降仙臺爭問騎牛之故叔父只曰雖騎牛而與騎馬者同是來也何問之爲(朴丈所昞鄭公娚也朴丈因其娚而細問其故每歎曰德量宏厚不可及矣)

李公勵政丞鐸之孫也慷慨有大節亦贅居于永同大草村與高塘浦隔江而近李公忌惡鄭公未曾渡江故叔父每就李談論鄭公始殊不樂也其後漸爲叔父所化頓變初見所得二壻皆叔父同志人也(其一金善生沙溪先生從弟也其一趙廷鸞監司廷虎之弟也)李公後從重峰趙先生殉節於錦山有一女零丁叔父取以爲子婦卽野隱公內子也

習靜叔父居永同時朴同知之弟廷亮重峰弟子也

豪爽奇偉叔父到李公勵家則必招與之談話重峰孽子完堵亦時往陪坐焉既老謂余曰欲知尊叔父之德只觀化服鄭公一事可也沃川九龍村儒士甚多尊慕習靜叔父出於至誠如郭教官志仁郭參奉鉉其最也教官公嘗言今世祠宇亂雜而無章故吾少有許可者矣如宋文元同人如有享祠之論則吾將左袒云矣教官公少年中司馬光海時廢舉隱居教授 仁祖朝一赴鄉試而止 孝廟朝除教官亦不就而卒

習靜叔父仁厚忠信雖下賤亦待之以誠故下賤亦信愛之見其至則無不歡迎金學長若虛地微力學

教授於永沃之間嘗坐田間監穫叔父過而望見之下馬就之與語良久其佃人以所饁酒食跪進曰小人以誠獻之然何敢望其下匙也叔父曰汝以誠餉我我何爲不食即盡之而無所餘金學長每說此事曰他人冀悅於人而人不悅如宋正字不冀於人而人自悅易所謂信及豚魚吾於宋正字驗之矣金學長學於徐孤青起無書不讀最着功於四書及易○金學長言其佃人所進盤中所烹蹲鴟高着挽面而叔父最喜喫云矣

九龍村人有酒食會必因先府君奉邀習靜叔父叔父一無不至從容談話必語以孝悌忠信之道叔父以善書名於世每至九龍村則爭求冊籤書帙堆積

於前濡筆應副須臾而盡於醉後則尤爲敏速得者
退而比較則無毫髮參差尤妙於題主喪家來請無
不往曰彼爲其父母以誠而請之我何憚焉永同庶
派南姓人語其父曰父老矣今聞宋正字進賜將眷
歸京裏云須寫神主何如聞者大噱然亦可見叔父
爲人所慕也每寫神主默念字數而縱筆寫之則其齊整均正如畫井間而寫者云
習靜叔父嘗手寫庸學章句早夜誦讀雖於馬上而
不廢嘗於荆江上遺失其書沃川郭邦英得之叔父
使人求之則諱之其後則雖見邦英而不問也及叔
父没野隱公兄弟懇求於郭曰此非但先人手筆先
人之所甚愛者如欲有以易之則將無所惜也郭終

不許焉郭之子孫今在沃川牛峙附時輩即正字詩之裔也
故奴叟文姜姓其母獻飛來自李判書正獻公家乳
先府君故先府君視叟文不以奴僕而叟文亦盡忠
焉每習靜叔父往來九龍村也叟文必預具雞酒進
酒以大椀叔父必盡其雞酒戊午六月叔父訃至自
關西叟文至誠哀痛陪先府君走往關西護喪而歸
叟文子孫今至累百餘人豈其忠誠之報也叔父不但酒戶甚寬食量亦大凡遇食物必盡無餘矣
先府君碣銘清陰文正先生所撰其請銘之時先友
諸公各有著述而牛山安丈稱引最重後世子孫可
考而知也大抵氣象言行與習靜叔父略同而先府

君主於嚴重叔父則主於仁厚故嘗聞郭教官文論議於叔父則每有愛慕之意於先府君則每有嚴畏之意矣

先府君安貧守義不以溝壑動其心當丁巳年獨拜西宮而歸也訛言日興以爲朝夕急報至先府君悠然不以爲意儕輩來致敬服之語而亦默然如不知有是事或問其曲折則只答曰此何足問也以故鄉里之間知其詳者鮮矣

先府君居家常穆然如齊或終日不言

萬曆己未大旱庚申春饔粥屢絶先府君處以必死曰亦命也鄰居常漢以大豆二斗來獻者先府君却

之曰無可受之義儕輩送助則受之
丁酉九月習靜叔父就先府君於九龍村村中老少大會各持雞酒方飲忽有人自西而來急呼曰倭至矣蓋倭賊自素沙敗於天將麻貴者遁還也叔父急歸高塘浦率家屬走避先府君亦由家後山避之數日後聞知禮府君遇賊被害於清州青川縣青石橋時倭賊彌滿於遠近習靜叔父與先府君冒死奔哭於青石橋歸殯於清州馬巖然後乃歸焉
習靜府君與金姑幼時同時患痘疪皆危惡人以必死期之而相與戲笑而已其度量自少如是云
戊午六月初習靜叔父訃音至自平安道時方亭午

也盖當時虜方陸梁于遼瀋我師方屯聚于平安故
羣醜惡叔父最甚（事見誌碣）陷之於死地也復兼搜銀御
使因爲譯輩所媢也先府君怨痛如不欲生終日達
夜痛哭時吊者雲集先府君令叟文治行翌日晚朝
待野隱公自永同至前路同時發行野隱公只持騎
卜馬先府君則只一馬從之者只叟文而已自沃至
龍川幾二千里哭泣一如野隱公兄弟路上一未嘗
脫衰朝夕哭奠上食一皆行之既隨喪到永同長在
喪次雖略至於家亦居宿於外盖自六月至其年十
一月葬前疏食行素而能不病翌年六月脫服於永
同而歸知舊來慰則先府君猶涕淚流下焉當時吊

於先府君及吊於喪次者哭之如哭親戚葬時送者亘數里焉盖先府君與習靜叔父氣厚而健平生未嘗有疾人皆謂享年踰百而俱止於斯痛哉金姑稟質略與相似而獨享大年矣

余外姑朴氏李泰淵令公母夫人也於習靜叔母中表親也叔父喪盡後外姑往見叔母因陪宿焉叔母終夜泣道叔父居家行實無非德善矣外姑嘗爲余言家有疾病夢見君叔父則必有喜盖慕德既深故心之所在精神默感實有此理也

余委禽於金吾李公家金吾公外舅卽朴同知廷老也於習靜叔父甚親愛見余而謂曰君眉目口耳酷

類君叔父見之甚喜然容貌之相類無難類其德甚
不易矣余謝曰叔父之德非唯余之不敢望也他人
亦豈易及哉朴公曰君言是矣吾則以爲間世人物
也
廢朝時羣小志滿氣得後稍欲收拾士類如叔父谿
谷澤堂白江諸公是也澤堂白江則去之若浼叔父
及谿谷時或就之而峻斥其輩不少假借於承文院
與谿谷防塞其權姦子弟十許人於兵曹直房而斥
續男之惡以故權姦輩嫉之如仇嘗以兵曹佐郎持
公事詣朴承宗承宗甚致欵洽叔父一無所答而請
勘公事承宗即呼江水閣岸之文叔父即書之承宗

驚曰此文出處甚僻非人人所能識者吾始知佐郎之能文而已不料文理之至此也俄而所帶吏自後躡足而密示小報則乃論劾白簡也叔父請退承宗曰何其遽耶叔父語以實承宗歎曰此實吾兒輩所爲也渠輩實無文而僥倖及第其見塞於槐院當矣而無識甚矣故爲此以報也極可慚愧幸佐郎之勿以介懷也

叔父爲訓局郎廳也族姪宋進士錫圭往謁於鍮店則叔父以藁薦垂之以障內外而設一木板坐其上即招之相對接之甚欵盖宋之父崇祚附於爾瞻而宋是爭子故不得於其父叔父常嘉之矣至夕語之

曰汝於客中得食爲難須食於此可也食至則其羹
以一秀魚中分於主客矣宋將食魚則叔父曰且止
因低聲向內呼叔母曰此魚來從何處叔母對以訓
局庫子所獻也叔父使奴招其庫子而又問叔母曰
魚止此而已乎對以且有幾箇矣叔父使盡取以來
而又並取其已羹者兩段連之於一器中別置一處
然後與之食俄而庫子來見則叔父責之曰汝以此
魚來饋者欲使我於收米時勿禁汝操弄耶庫子頓
首請死叔母並以其魚還給而遣之叔母自是無叔父
命則一芥不受於人矣宋後避兵於仁同附於張應一使其子之贇徃叅柳㮨疏而攘臂其間以誣成李兩先生惜哉

先夫人性度豁然雖貧甚亦好施與當丁巳歲先府
君以拜　西宮慍于羣小訛言日至以爲朝夕有嚴
命先夫人曰幸而未減而竄謫則奴婢從行者無之
不過汝等持瓢乞覓而相養而已處之悠悠焉同里
有朴彤者鼎吉之堂叔也附於鼎吉又參廢　母疏
其家誇詡曰將爲察訪矣先夫人曰廢　母而得利
不以爲耻而乃反誇之乎及　仁祖大王反正先府
君卽受職先夫人亦不喜曰人或以吾家爲遭時得
得者則羞愧甚矣
歲饑家婢持一新秤入曰秤商飢甚乞以此秤易一
食矣先夫人曰我若乘時要利則不至如此之貧矣

遂除朝粥與之而還其秤焉

習靜公以評事赴西關也熱甚脫靴以授驛卒而穿草鞋以馳驛卒失靴而請死且曰倉卒欲買而不得矣公笑曰不有失者寧有得者竟不問而借得於所親其驛卒至死泣思而稱道之

姑母淑人宋氏傳

姑母淑人宋氏我祖考都事公諱應期之第二女也宋氏世以禮法訓子女而祖妣淑人李氏正獻公兵曹判書諱潤慶之女也家法甚嚴肅蔚爲搢紳家楷範淑人旣承賢父母教性又聰敏諸兄弟課業時旁聽而輒記之仍又心解其義七歲 上閱武于慕華

館淑人請于都事公曰明日設弈于屋後使我觀光也都事公戲曰汝能誦此書則吾將許之矣仍授二千字大篇淑人於燈下閱數遍明朝課誦甚熟都事公驚喜曰恨汝非男也自是文理驟進因博通經史與諸兄弟齊頭駢進亦解綴文之法然自以非其任含晦而不出故人鮮有知之者淑人生于嘉靖辛未五月初七日 萬曆壬辰適副護軍金公好德護軍公故永山府院君文平公守溫之七代孫也居在報恩縣淑人未及歸而猝值倭變自京城從諸兄弟避兵于嶺西之寧越郡其在道途必臨危傍水而處盖欲倉卒遭變而爲自處計也當夜有警則必手執

寸乃故諸兄弟防之不少懈寧越俗質見淑人混厠
於諸婢中以食來饋淑人猶以衣袖自蔽不肯輒受
然後人始知其非婢也自寧越轉至報恩得拜舅姑
其姑己卯名賢朴江叟薫之孫女也見淑人大加歎
服待之如嚴師事無大小必咨焉淑人事舅姑接親
黨御婢僕咸得其宜前夫人有一子幼而善病淑人
愛護如己出前夫人兄弟至則款遇如親兄弟焉護
華公家甚遑淑人能守而不墜而已未嘗有尺寸滋
殖焉親表甚多婢僕蠙沸亭愿姦險易不一而口語
交騰淑人聞毀己語但逌然一笑而已至於一家之
親則俟其事已必從容教誨之而言辭亦渾然無圭

角故暴悍雖或未化而亦無恚怒也護軍公居喪在
外凡有所稟小則以婢大則以書而未嘗見面焉長
子流賢而有文 仁祖朝中生員除義禁府都事盖
自文平以後之所無也然淑人不色喜但曰吾家久
爲冷譜而且無才德人若以爲求而得之則不如不
得之爲愈也及都事没鄰里親黨莫不慟惜而淑人
不甚悲慽曰命也長女亦賢哲絶人既行而其夫反
目其困徙有不忍見者而淑人亦不爲之嗟咄焉少
女適都事李榮先將行泣辭淑人笑曰女子有行遠
父母例也何泣爲及喪護軍公年已八十而執禮不
怠忽有白燕巢於屋簷淑人泣曰此吾家舊時燕也

其爲我來耶盖淑人之祖西阜公諱龜壽天性至孝
居喪致哀有白燕巢於廬幕生子皆白故云矣末年
家益冷落末子灝奉養盡誠嘗躬自漁獵晝夜不懈
淑人曰是誠善事只恐子孫效顰以廢學業也淑人
大耋之年聰明不衰亦能以禮律身常夙興盥櫛斂
膝危坐看閱三綱行實等書亦不廢女紅爲子孫誦
先考都事公交友如李山甫尹斗壽諸名公字行別
號及相與酬唱之作無所漏焉都事公七代祖妣柳
氏當麗氏末早寡其父母欲奪志柳氏負幼子自松
京跳出徒步至懷德以依舅姑其間事跡有絶異者
淑人皃時一見於都事公日記中我　孝宗朝吾宗

老少舉柳氏狀請加旌表而其載墓碣者甚略淑人
能誦日記中所錄甚悉故吾宗得以詳細採錄以備
睿覽遂蒙綽楔之典聞者莫不爲淑人嘉歎焉每値
私親忌日必齋居悲慕以仲兄女諺書酷似李淑人
筆跡必謹藏之其孝誠之至可推而知也灝之子得
洙嘗誦尚書二典於傍淑人責曰汝何不熟而闕一
段耶得洙請其所闕則淑人背念不錯一字此九十
後事也平生不近巫覡不信神恠一日夜雨獨坐有
蓬頭鬼物開戶而入淑人笑語曰甚矣吾衰也鬼敢
來瞰也鬼物旋卽走出此實尚類之事也崔東皐豈
記李淑人行實曰嘗有鬼火自遠而近淑人凝然不

動以俟自滅云此等事於古亦罕而唯程子母侯夫人有之矣夫人從太中公在廬陵公宇多怪家人曰有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有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自是怪亦不復有焉此事曠百世而復得於吾家矣又有虎乘夜而至家人驚怖淑人悠然不動徐以語責之曰人與物不可相混汝其去矣虎聞而即逃亦非凡人之所能也淑人識度清遠器量深宏嘗不役心於外故事多前知遠外親戚之死謂家人曰某得無死乎其後訃至則果皆其日也末年沉痾六載轉側須人一日忽自澡洗更衣而坐家人喜以爲病已也忽謂得洙曰汝父侍我病此久筋力已盡今乃

有此日將不可支吾也其翌日棄世而灝亦不勝喪
而繼逝平日所言之不爽多類此平生所遭逆境甚
多每有勃磎油油然如不知有此事也既家業零瘁
蔬糲不繼而不以爲意人病其濶於治産而亦悠然
也同春宋公浚吉每歷拜必薾然而出曰何其一似
尊叔父也蓋指吾先人也余自解事以來出入侍奉
四十餘年矣未嘗見喜怒之容常樂易多恕婢使有
過略略誡之而不施笞扑言人善惡論事是非語簡
而意則獨至既已則寂然斂藏可親而畏眞有道者
氣像規模也余性辨急輕躁每欲師法其萬一而終
不能彷彿則常切自悼而已記昔 崇禎丁酉余往

拜淑人淑人歷叙平生事甚悉此前此所未有者也
意其寡居無聊說此閑說話也今以得洙等言乃敢
操筆而第錄盖昔歐陽棐往謁邵先生先生細說自
家大小事棐歸語其父文忠公脩文忠喜曰邵先生
以汝爲可語而如是也及先生没而朝廷議謚其謚
狀竟屬於棐棐始蹶然驚悟曰先生當日語正爲今
日遂叙述其日語無遺噫淑人卽邵先生舊事而余
之無狀不敢望歐陽之賢則徒負當日之微意矣不
勝皇恐之至第以請於立言之君子以發其潜德懿
範云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八